



# 欲海

张贤华 / 著

# 沉浮

张贤华 著

# 欲海 沉浮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欲海沉浮/张贤华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1. 10  
ISBN 7-5063-2205-6

I. 欲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70123 号

## 欲海沉浮

---

作者: 张贤华

责任编辑: 宜 适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版式设计: 英 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[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410 千

印张: 16.2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205-6/I·2189

定价: 25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近照



看似头脑简单，实则不然，他的感性世界，  
远比李十吉更<sup>丰富</sup>复杂。人们说，天下多是  
负心男子痴情女，把女人全都说得心那么  
软，子穿<sup>穿</sup>非为此，~~女人~~女人不负心则  
已，一旦负心，这比男人狠百倍，断绝绝  
然，~~无~~<sup>真</sup>无回头的道理。<sup>信也不信</sup>“小吉，”他<sup>深</sup>咬牙  
口，眼圈先红了。“我们~~一场~~夫妻，我也  
有许多对不住他的地方，被伤辱过。”他  
声音慢，哽咽起来，有些颤抖。“他要打  
要骂，由他了。我只是想，我们这样下去  
，终究不是办法，夫妻~~分~~分名存实亡，面  
着也没意思。别人眼里是一家，可我们自  
己心里明白，关上门是两家，活得很难很  
累，也很苦——”他一肚子委屈突然爆发  
出来，拍地骂理的江水一~~泻~~<sup>泻</sup>千里，索性旁

作者手迹

海滨某城在改革开放中乘时崛起，而一批恶势力亦乘机蠢动。围绕着海上走私一案，正义与邪恶展开殊死较量。一时间，蒙冤入狱者、挺身上访者、仗义执言者、喋血赴难者、幕后操纵者、密谋杀人者、老谋深算者、铤而走险者、卖弄风情者……竟闹得小城商场、官场、情场波澜迭起，甚至波及省委，惊动中央。到头来，云开日出，迷雾消散，各色人等终于真相大白。

## 第一章

一座新城在改革开放  
中崛起，充满浪漫情怀的  
青春年华，一段缠绵悱恻  
的苦涩回忆

晌午，南海骤然刮起四级大风，顷刻间湛蓝的天空变得灰蒙蒙，大风扬起的黄沙尘土铺天盖地，目光所及，一片混沌。街旁一人多高的木棉树、凤凰树、大叶桉、棕榈树，还有玉兰树，全都蒙上一层厚厚的黄土，碗口粗细的树干，在风中摇摇晃晃，活似一群发疯的醉鬼。可是，来来往往、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，无不行色匆匆，喇叭发出急促的噪音不绝于耳，使人感到整座城市在沸腾，在喧嚣，在无序的杂乱中以惊人的速度崛起。

清州，曾几何时还是南方沿海一座极其寻常的、不惹眼的小乡镇，世代聚居着成千上万的渔民，镇上仅有几条青石板小街，逼仄得仅容一辆北京吉普通过；小街两旁的商店之间，横架着许多晾晒衫裤的竹竿，左一条、右一条，挂满五颜六色的老少衫裤，间或夹杂些女人的粉红内裤和胸罩什么的，既像现代派艺术品陈列馆，又像远航船队扬起的万国旗，于海风中呼啦啦上下翻飞。

从前，县里惟一的一辆破吉普车，是县委书记陈大壮下乡检查工作的专车。尽管这辆车老掉了牙，活像个老病号，步履蹒跚，气喘吁吁，一路走走停停、停停走走，可陈大壮照样把它当宝贝看，金贵得了不得，从不许别人碰它一碰。因此，那时没人会对连掉头都转不过身的小街，流露些微不满情绪，更别说微词了。相反的，大家反倒觉得因了它的存在，保持了小镇的原汁原味，留下一道颇具特色的、古色古香的渔区风景。

何曾料到，改革开放仅短短的十多年，小街说变就变，倏忽从眼前消失，旧日容颜无觅处，除给人留下几许依依怀旧之情外，再也不剩别的东西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形势迅猛发展，外商、港商、台商，尤其是想叶落归根的海外侨胞，一眼看中这里的天时、地利与人和，政策宽松，交通方便，投资环境不可多得，于是乎争相前来建厂、办公司。这一来，小镇人口直线往上蹿，由过去的二十多万骤增至四十余万，尚不包括潮水般涌来的十多万打工崽。崭新的城市自此名声远播，算得上是南方对外开放的一扇窗口、一颗熠熠闪光的新星。一日，有高层领导慕名前来视察，眼见是实，名不虚传，他满面喜色，当场拍板，一锤定音，原则上同意将清州市升格为清州市。

这么一变，清州虽然还是那个清州，说到底仍旧是县级市，可名声好听，脸上光彩多多，清州人走出门去腰杆硬，说话声音高了八度，鸟枪换炮，今非昔比。

当然，话好说，文件也好下，可要将古朴、简陋的小渔村建成一座新城，不是孩子吹泡泡糖，一口气能吹出个大胖子，不行的，一切还得老老实实，按科学办事，从零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。不难想象，说不尽的烦心事一古脑儿摆到了市委面前。那些从大中城市出差来的人，一脚迈下车就会发现何等强烈的反差：按说，这儿高楼大厦不算少，可街不像街，车不像车，坑坑洼洼，满目泥巴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，害得姑娘们不敢穿时尚、亮丽



的衣衫，一身灰不溜秋的，真烦死人了。

再譬如，你简直难以置信，偌大的十字路口竟然没有一盏红绿灯，交通秩序要多糟有多糟，执勤的年轻交警昨天还是地道渔民，来不及培训就仓促上岗，连最起码的交通规则也弄不懂，光会一个劲地瞎吹哨子、乱舞红旗，累得面红耳赤，大汗淋漓，却无法把堵得死死的路口疏通，个个急得直跺脚，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，叫苦不迭。

看着这一切，赵海生忍不住嘴角溢出笑意。时光似流水，去日苦匆匆。眨眼工夫，花开花谢二十载，几多陈年旧事历历犹在眼前，伸手就能抓住似的。那时，镇子小得可怜。有一回，他和李小青晚上这一块儿逛街，周遭黑乎乎，令人昏昏欲睡的路灯，鬼火似的悠悠晃晃，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。台风刚过，天下着蒙蒙秋雨。他们一身淋得湿透，默默地徜徉，觉得挺有诗情画意和罗曼蒂克味道。“这条大街太差劲，走走就到头，扫兴死了。”他看着依偎身边的李小青，突发奇想，“将来我们就留在这里修地球，怎么样？我们修条长长的、永远不见尽头的大马路，多有意思。”

李小青颌首一笑，柔情脉脉，掩口哧哧地笑，笑成了一朵花，笑得很煽情，撩得他心头怪痒痒，难受死了。

“你不会后悔吧？”他逗她一句。

“哪会呢，只要有你在一起。”李小青一头钻进他臂弯里，偎得更紧、更紧。

他，赵海生，头一回闻到少女身上溢溢着的温馨、幽香的气息……

此刻，想到这里，赵海生心头“咯噔”一跳。为了打断自己纷乱的思绪，从无端的烦恼中解脱出来，他忙做个手势，让驾驶员赵天方停下车，自己跟他调换个座位，一头钻进驾驶室，开起车来。车开得很慢，很慢。“二十多年了，那时出生的孩子也有当爸爸的资格了。小赵，我要好好看看小镇的变化，简直快不认得它啦！”

他动容地说。

“对了，赵书记，应该好好看看，看个够。”小赵搔搔头皮，眉飞色舞，风趣地补上一句，“其实，乱七八糟的，有什么好看的。你看看，哪像个城市，让人笑掉大牙！”

“不对。”赵海生会心一笑，纠正道，“你说错了。有道是：饭只能一口一口吃，一锄头是挖不出金娃娃的。眼前的变化实在了不起，得来不易啊！一切工作都有自身的规律，我们必须顺应规律，顺应自然，不能乱来！”赵海生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窗外。

他们三百年前是一家。论年龄、个头，两人相差无几，四十左右，一米七几，长得像模像样。所不同的，只是赵天方五大三粗，肩宽膀粗，结实得像头牛，看上去倒像个北方汉子，欠缺南方男子刚中有柔的味道。此人在清州虽无光芒四射的官衔，却是个知名人物。他为人热情、爽快，更兼一副古道热肠。至于毛病嘛，当然也是有的，而且还不少，主要出在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，说话不分场合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也说，咋咋呼呼有点讨人嫌，碰上不顺眼的事更是沉不住气，即便县委书记陈大壮在场，他也爱插上一手，管一管闲事，尽管话说得在情在理，还是弄得领导啼笑皆非。现在，他面对刚刚走马上任的市委副书记，不断扭过脸，用剖析的目光反复审视赵海生，越发觉得对方深不可测。

好长一阵子，清州市的干部就风闻省直机关有位“处座”，长得一表人才，要派下来当市委副书记。据考证，此人曾在这里当过“老插”，一插就是四五年，其间还有过一段挺逗人笑的浪漫经历，恢复公开招生后，有幸以高分考上省城师范大学，再后来进了省级机关，官运亨通，一帆风顺，当了多年“处座”，方方面面反映不错。最近，省委派出一批干部下去挂职，加强基层。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找赵海生谈话，征求他对下放地点的意见。这事着实让他为难了好一阵，踌躇再三，拿不定主意。按说，清州建市不久，一切都是原来的基础，他又对历史状况了如指掌，来此地工作顺理成

章。可是，他也有一本难念的经，一是他听到些风声，不少肝胆朋友好心提醒他，说清州市委内部人际关系挺复杂，不少人对市委书记陈大壮颇有微词；也有人另有说法，说市长张明心术不正，爱耍点权术，背地里算计人，且是个通天人物，谁也得罪他不起。此外，赵海生更清楚自己和李小青感情上有过一段纠葛，虽说事隔多年，如今各自有了温馨的家，小日子也过得蛮不错，怕只怕天长日久有变数，说不准什么时候节外生枝，无端招惹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有道是人言可畏，他不能不认真对待。他颇费一番斟酌，破釜沉舟，才下定决心到清州来“闯世界”！

赵海生没有正儿八经学过驾驶，只是闲时跟随机关驾驶员跑过几趟车，一路细心观察、细心揣摩，很快就掌握了开车本领，“桑塔纳”在他手上摆弄得服服帖帖，十分平稳。他兴奋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马路两旁新建的楼群，从一块块竖立的路标和广告牌上，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：哪儿是科学园区，哪儿是工业区，哪儿是商业区，再往前走便是外商、台商、港商投资区；另一边是众多的住宅小区。如若遇上阳光明媚的大晴天，小城空气清澈透明，能见度极好，登高极目远望，依稀可见绿阴掩映中的红墙绿瓦、繁花似锦的度假村。一座新兴城市的雏形已经展现眼前。他深感振奋的同时，深沉的目光游移不定，似在四处捕捉记忆中最具诱惑力的那个亮点。

是了，是了，遥想当年，那儿就是红极一时的红太阳广场，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，他们就是在那儿参加上山下乡动员大会的。迎风飞舞的红旗，激动人心的锣鼓鞭炮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，历历犹在眼前，刻骨铭心的往事爬上心头。

不错，正是在那次如火如荼的誓师大会上，他邂逅了同校同年级却不同班的李小青。说真的，也许这是缘分吧，他一眼就被这位别具魅力、楚楚动人的少女强烈震撼了。她长得很美、很迷人，一米六三的高挑个子，圆团团的脸，弯弯的细眉，更兼一双颇有灵气

的、黑亮黑亮能说话的大眼睛，时不时浅浅一笑，脸颊浮现一对让人心跳的小酒窝，那件稍微褪色的草绿军装，将丰满得高高隆起的胸脯裹得紧而又紧，浑身洋溢着南国成熟少女撩人的风姿。总而言之，从脸庞、肤色、眉眼到身段，无可挑剔，叫人怎么看怎么好。而他赵海生呢，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高中毕业生，父母双双是省级机关下放干部，老爸是十九级副科长，老娘是二十一级的小科员，要什么没什么，亏得家庭成分和个人出生像青菜豆腐一青二白，总算平平安安度过了十年浩劫，没招惹来多少是非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几天后，他竟和李小青一块分配到了离镇子四五十里的山边知青点。的确，这又是天意呀。三十来个少男少女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朝夕相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一晃就是那么些年。不妨想想，即便是揣在怀里的一块石头，那么多时日下来，也会热得炙手，何况还是青春年华、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呢。那时，赵海生的妻子李洁还拖着两条鼻涕，跟在老爸老娘身边，念乡里的高小。李洁的父母也是下放干部。当然，他们的认识和结合是后话，那时无从谈起。

“赵书记，你说说，这些年清州变化如何？”赵天方是自告奋勇要求去省城接赵海生的，现在又主动充当向导，一路指指点点，比比划划，眉飞色舞，好不得意。你别以为他是一心巴结新领导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溜须拍马、抬轿子吹喇叭，跟他赵天方扯不到一块；他是出于一腔热情，一种企盼，仅此而已。“赵书记，我想，你一定还在寻找原先的老清州吧，别找了，浪费时间！不过，听说，怀旧是你们知识分子的乐趣，跟我们开车的不一样，我们呢，一上车，就直想往前奔，哪有时间回头看看来时路！”他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。

“不错，说得挺有意思。世界变得如此的快，换了个人间。我呢，就像桃花源里来的人，简直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了。”赵海生笑逐颜开，扶了扶快滑到鼻尖的宽边眼镜，突然像触动了哪根神

经，正色道，“对了，我的小本家，我给你提个意见如何？”

“赵书记，你说吧。”赵天方笑道。

赵海生说：“请你从现在开始改改口，不再书记书记地叫，干脆，就叫我老赵吧。我嘛，大你一岁，就不客气叫你小赵好了。”

“这怎么行！赵书记，看不出你还挺幽默，爱讲笑话！你想过没有，不叫官衔，还像什么官，又哪来的官威呢！”赵天方再一回味，不解地睁大眼睛望着赵海生，诧异地说，“赵书记，不是我嘴巴爱唠叨，我觉得你行，真的行，眼尖得很，头脑也特灵光，一眼就猜出我比你小，而且断定小你一岁！怪了，神了，我的年纪又没写在脸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更何况我半辈子风来雨去的，论相貌老气得多，人家见了，口口声声大伯大伯地叫，老实说，叫得我心都慌啦！”

“不怪，也不神。”赵海生指着汽车挡风玻璃上挂着的锦绣香包，笑道，“你看，你老婆把你的秘密全都公开了，香包那边绣的是‘一路平安’，这边绣的是条蛇，明摆着是告诉别人，我家小赵是属蛇的，年轻人千万别叫他大伯，不然他会伤心死啦。”

赵天方折服地瞥他一眼，随即爆发一阵哈哈大笑，笑得前仰后合。“赵书记，想不到你绝顶聪明，又平易近人，还爱开几句玩笑。难得，难得。如今当头头的，哪个不是动不动就板起脸孔训人。老实说，我就看不惯，不买账。大官我见得多了，老同志反倒没架子；年轻人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，衣角也扫死人。这也难怪，他们不靠老虎皮吓唬老百姓能行？不然，他算得上老几？”

赵海生笑着摇摇头，指指他鼻子说：“果然，你这张嘴巴连自己也管不住，怪不得你老婆一心挂两头，她懂得你的毛病，浮躁、火暴，气不顺爱发发牢骚、骂骂娘，她还生怕你气头上开快车，开飞车，还怕你信口开河，惹事生非。知夫莫若妇。她放心不下，想出这一招，给你绣只香包挂在车上，算是时时给你提个醒，也算是你的护身符，希望老天保佑你高高兴兴出车，平平安安回来。小

赵，我没说错吧？”

小赵越听越乐，越觉得赵海生挺有人情味。他突然转过脸，端详赵海生半天，说：“老赵，我这个人不信神不信鬼但信缘分。看来，我们真缘分，一下就成了见面熟，跟你聊天就像跟家里人聊天一样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没有一点儿拘束。老赵，直话直说吧，你人还没到，市里不少人就在议论你，你信也不信？”

“议论什么呀？”赵海生打趣道，“该不会议论我是不是斜眼歪嘴，是不是说话结结巴巴，有没有三头六臂吧？”

“不，你错了。人家不是挑女婿，谁去管你高呀矮呀、帅呀不帅呀，该不该去整整容呀，没那回事！”小赵敛起笑容，挥了挥手，正儿八经说，“老赵，我们不用打哑谜，实话实说吧，你也别打官腔来哄我，你为何千里走单骑，不带爱人孩子来上任，莫不是来镀金的？”

“嘿嘿，嘿嘿。”赵海生笑笑，幽默地说，“真有意思。大概是吃饱了撑的，居然干涉起我的内政来了。不过，我可以向你透露个秘密，我是来打前站、探路的，大军随后就到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动了真格的，还真想在这里干出些名堂来？”小赵半信半疑地侧脸望着他。

赵海生用指头轻轻梳理一下被海风吹得乱七八糟的头发，正待回话，抬眼见几百米外有座落成不久的十八层大楼，蓝色玻璃幕墙在明丽的阳光下，折射出一片熠熠耀眼的光，令人头晕目眩。大楼门口张灯结彩、彩旗翻飞，两只巨型彩色气球，垂挂着长长的红绿条幅，台阶上摆满大花篮，站着两行肩披红色绶带的礼仪小姐，身着制服的管弦乐队，十分卖力地吹奏着欢快、轻松的乐曲。可笑的是，细心人一听，必定捧腹不已。听听，那是什么歌哟，原来是唱红大半个中国的流行歌曲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试想，在此等场合唱来，显得多么不伦不类，滑稽至极。赵海生忍不住“扑哧”笑出了声。“这是哪家公司开张呀？”他兴致很浓，探问。



小赵从车窗口探头望了望，挺有把握地答：“你看，大楼那阳市里正在盖座全国少有的、气派顶大的服装城。服装是我们清州的拳头产品，市里财政收入的70%来自服装业。新大楼是利兴制衣厂，在清州排不上老大，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厂。”他边说边摸出香烟，悠悠地抽着，一缕青烟瞬间被窗外吹来的风，吹得杳无踪影。他若有所思地吸了两口，竖起拇指晃了晃，从容地说下去，“老赵，你看看，人家多气派，来头不小啊。这位女老板神通广大，呼风唤雨，很有能耐。我敢说，她是我们清州头号女强人，且腰缠万贯，钱多得用麻袋一袋袋装。其实，钱多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欲多伤神，财多累身，有什么好！关键是她花样特多，一肚子坏水，只怕没几个男人能斗过她。嘿嘿，十年风水轮流转，如今世道翻了个个儿——阴盛阳衰。想想也怪可怜，男子汉大丈夫太不争气，不长进，没出息。过去男人骑在女人身上，男人说了算；如今不然，时兴女主外男主内，女人在外大把大把捞钱，活得好潇洒，男人留在家里吃软饭，光会买菜、烧饭、洗尿布、当保姆，说多苦有多苦。往后你等着看热闹吧，她和洪山厂少不了一番生死较量，男女混合双打，好戏有得看，迟早分出了高低、输赢才会罢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赵海生饶有兴趣，刨根究底。

“不为什么，事情明摆着的嘛！”赵天方口气不容置疑，“有道是，一山容不得二虎，虎尚且如此，何况做生意；又道是，商场如战场，同行是冤家。历来铜钱眼里看世界，有乳便是娘，除此六亲不认。”

赵海生一看，他们只顾聊天，差点走错了路，忙将方向盘猛一转，车子“嘎”地一声，来了个90度大转弯，他笑笑说：“小赵，你不是说你文化不高嘛，怎么还有那么一套怪论。”

“我哪来那么多大道理，全是我们的办公室何主任的高见，我只是鹦鹉学舌，学得不像，让人笑掉大牙。”

“喂，你刚才说的是洪山厂？”赵海生觉得这厂子好生耳熟，蹙

起眉头思忖良久，想来想去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，试探地问，“洪山厂？这厂子好像挺耳熟的，还有点知名度，是不是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总经理大名鼎鼎，红得发紫，是市工商联副主委，他们的系列服装创出了名牌，‘白羊牌’早已走出国门，远销东南亚、美洲、欧洲几十个国家，是清州创汇大户，它的赫赫事迹也少登报，沸沸扬扬，炒得红极一时。”小赵眉飞色舞，滔滔不绝，“如今不是提倡竞争吗？那好，这回冒出个利兴厂，一心要跟洪山厂过不去，唱唱对台戏。昔日朋友，今日对手，两雄争霸天下，好戏在后头。其实，说白了，什么竞争不竞争，一句话，弱肉强食！唉，老赵，这番奇谈怪论的发明权也不属于我，还是何主任说的。小何是舞文弄墨、摇笔杆子的，喝过不少墨水的大知识分子，白皮净脸，说话文绉绉，有些女人腔，可为人正派，心眼儿又好。按我看，还是我们乡下的土话说得明明白白，一听就懂，这叫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没什么好吃，只好啃泥巴！”

“越说越离谱，而且不确切，准确说叫着优胜劣汰，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。”稍停，赵海生话锋一转，“小赵，洪山厂的总经理是谁呀？”

“刘洪，刘少奇的刘，洪水的洪。”小赵答。

“刘洪？难道会是他？”赵海生略微思忖片刻，眼睛一亮，嘿嘿笑骂道，“哈哈，哈哈，这家伙还可以，真有点本事呀！人不可貌相，多年不见，他竟当上了大款。”话刚出口，再一回味，忙问，“喂，小本家，你说说，利兴制衣厂又是谁当老板呀？”

“你问她吗？”小赵一抬眼，发现那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嘴巴一撇，手朝前指了指，“你看，说曹操曹操到，那个漂亮女人不就是她！”

循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赵海生陡然一惊，脑子里“轰”地一声，浑身热血顿时往上涌，急忙收回慌乱的目光，猛地将手中的方

向盘打个转，正想掉转车头拐进右边一条小街，却不料那女人眼尖，动作利索，发现来的是市委小车，三步两脚，抢先几步，大大方方迎上前来，随着高跟鞋“笃笃，笃笃”脆亮的响声，她飘然而至，伫立车前，张开双臂挡住去路。“哎呀，是市委哪位领导大驾光临呀？”她好像老熟人似地，侧过头往车里一望，柔声细气地问。

话未落音，她像触电似地浑身一震，满面飞红，头一低，怔住了。

天啦，太突然了。冤家路窄，是的，这才真叫冤家路窄呢！

赵海生脸红耳臊，一副尴尬相，心像敲小鼓似地，乱透了。亏得他老成持重，很快便强自镇静下来，想想避也避不开，索性从容走下车。“哟，小青，原来是您呀，您好啊！”他平静地伸出手，随和又得体地寒暄道。

“哎呀呀，老天爷，做梦也没想到是你呀。”李小青迅速恢复常态，激动地大声招呼，脸上顿时飞过两朵撩人的红云，高耸隆起的胸脯急促起伏，不自在地甜甜一笑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，还有两个人见人爱的小酒窝，“难怪人家说，许多事情可遇不可求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只要有缘分，真的，我就相信天意，相信缘分。真有意思，世界怎么变得如此的小，如此的小！二十年如一梦，梦中醒来，才发现兜了几个圈子，大家又凑在一块了。”说着说着，她眼圈慢慢红起来，稍许冷静一下，又笑道，“海生，不不，应该叫你赵副书记。赵书记，今天是敝厂开业的大喜日子，我请了陈书记、张市长。陈书记嘛，大忙人，请不动；张市长，他虽忙，倒是派了代表来，捎口信说只缘开会抽不出身，向利兴厂表示祝贺，一番好意我心领了。巧得不能再巧的是，喜逢你走马上任，恰好赶上剪彩时间，真是喜上加喜，喜上加喜。贵客光临，蓬荜生辉啊。”她饱含柔情的目光，上下左右地在他身上扫了个遍，也不容对方分说，大大方方地挽着赵海生的手臂，转身朝聚集在大楼门前的客人们满面春风地高声宣布，“诸位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：今天，刚走马